

芙朵拉迎來了漫長的雨季。

花冠節期間，大修道院幾乎鎮日籠罩在濛濛細雨中。

這一天，午後難得放晴，露天的訓練場終於再度開放。

場上，貝雷絲跟伊艾里扎正在進行比試。

兩人用的是特意磨鈍的訓練用劍，但事先都立過生死狀。

場旁有許多觀摩的學生，黑鷲學級更是全員到齊。

大家屏氣凝神地觀看比試，偌大場地內無人交談，唯有劍擊聲清響連連。

兩人對招數輪，難分軒輊。

再度被擊退的伊艾里扎穩住步伐，快步上前，朝貝雷絲面門使勁一砍。

叮！

貝雷絲舉劍擋架，雙方劍鋒撞出火花，隨後在兩人以劍相抵的角力中喀喀打顫。

一部份學生開始交頭接耳，推測在純粹的力量對峙下，伊艾里扎必定會獲勝。

「咦？你們不知道貝雷絲老師有多強嗎？」

卡斯帕爾聽到談論，顯得非常驚訝。

「她可是連我老爹都大力稱讚的戰神耶！」

「啊，他說的『我老爹』是貝爾谷里斯伯爵，帝國現任的軍務卿喔。」

林哈爾特的說明換來對方片刻動搖，而後，異音再起。

「但是，單純比力氣的話，貝雷絲老師能贏嗎？」

「當然會贏啊！」

卡斯帕爾無法理解這些人為何懷疑，快要跟他們吵起來了。

「大家、別因為這種小事吵架——」

多洛緹雅立刻出面調停，滿面笑容的她在許多人眼中宛如天使。

「反正你們只要看下去，就會知道我們老師有多厲害了喲。」

「啊……我好像來到了一個很不得了的班級。」

林哈爾特搖頭嘆氣，認為同班同學們太崇拜老師了。

「雖然我也覺得，老師不可能會輸。」

如黑鷺班學生們所言，貝雷絲在對峙中逐漸佔據了上風。

伊艾里扎訝異於她的力量，近距離認真打量貝雷絲。

見她面容平靜，連眉頭都沒皺一下，伊艾里扎微微揚起了嘴角。

他很高興，難得碰到勢均力敵的對手，而且他的對手到現在還沒使出全力。

在他近兩個月的監視中，貝雷絲天天鍛鍊自己，而她在這場戰鬥中的表現，也確實是……

**很強！**

伊艾里扎猛一出力，刀鋒變向擦過金屬劍身，刷出一聲低沉龍吟。

他聽得熱血沸騰，笑容更加歡快。

隨即旋身轉換收劍之勢，再度往前一劈。

「！」

貝雷絲擋下這一擊，發覺力道變輕，判斷這一劍只是起手式——果然，雙劍交擊的殘響尚未消退，一道劍光幻影如狂風暴雨襲面而來。

學生們眼花撩亂，只看到貝雷絲俐落地化解了接二連三的殺招。

而在伊艾里扎眼裡，她是在剎那間判讀劍的來勢，再出手拆招。

判斷精準，反應迅捷，簡直是為戰鬥而生的人類。

「妳……很好。」

伊艾里扎忍不住出聲稱讚。

他握緊手上的劍，遺憾不能拿出最擅長的武器與強者對戰。

「接下來，使出全力吧……」

伊艾里扎再度發動攻擊。

場外圍觀人數持續增加，輪完班的衛兵跟賽羅司騎士也聞訊而至。

「啊、那是……」

「蕾雅大人！」

「大司教大人！」

不久，連蕾雅也現身了，眾人紛紛恭敬地向她打招呼。

艾黛爾賈特見蕾雅遠遠望向自己，保持笑容，輕輕頷首。

蕾雅也對貝雷絲班上的優秀級長回以慈愛一笑。

修伯特默默看完主公的演技，出聲說道。

「沒想到老師會同意對決，看來她對自己相當有信心啊。」  
艾黛爾賈特望回場內，發現貝雷絲開始轉守為攻。

「我也對老師有信心，她在劍術上的造詣無人能及。」

「……真是出人意料，還以為您會支持伊艾里扎老師。」

「即使有我這個未來的皇帝支持，也改變不了他會輸給老師的事實。」

修伯特沉默了一下。

「我原本以為您會阻止這場比試。」

「老師平時行事低調，很多人誤以為她沒本事，趁這個機會展示實力也好。」

「艾黛爾賈特大人，您——」

修伯特本想問主公怎麼了，還是跟老師私下發生了什麼，今天為何一面倒地偏袒老師？問到一半覺得不合適，臨時改了口。

「您的說法，很容易讓人誤會。」

「例如？」

「例如，誤會您跟那一位並非普通的師生關係。」

「呵呵，那就讓他們誤會吧。」

視線追隨著貝雷絲，艾黛爾賈特輕笑兩聲，傲慢地回答。

「老師是我的老師，我當然有資格為她驕傲，也希望所有人都好好認清她的優秀。」

主公今天真的不太對勁……

修伯特撫著下顎思考原因，立刻想起今天一早，他在艾黛爾賈特房外目擊的一幕。

今天一早，太陽在雨幕中升起沒多久，貝雷絲拜訪了艾黛爾賈特的房間。

「老師？找我有什麼——」

艾黛爾賈特打開房門後，貝雷絲朝她遞出一瓶花。

「生日快樂。」

瓶中花朵格外豔麗，花瓣沾著少許雨水，艾黛爾賈特怔怔看了一會，伸手接下生日賀禮。

「妳正在讀書嗎？」

貝雷絲瞥見她桌上攤開的課堂筆記。

「我打擾妳了？」

「不，完全不打擾。」

艾黛爾賈特笑著欣賞手上的祝賀用花。

「真漂亮的花……謝謝老師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

貝雷絲是為了祝福她而來，祝福完就準備離開了。

「課業上有不懂的地方，隨時可以問我。」

貝雷絲說到這裡，突然想起今天有額外安排。

「不過，下午一點以後不行，伊艾里扎跟我有約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笑容僵了一瞬，馬上恢復正常。

「請容我先替大家問一句……是約會嗎？如果是，我會安排好，不讓他們打擾到妳。」

「不是約會。伊艾里扎說要跟我用劍決一勝負，我跟他約在訓練場。」

「決一勝負……聽說他以前也提過要求，老師從來沒答應，為什麼這次會答應呢？」

「他手上有我想要的東西。」

貝雷絲答完，順手摸了摸艾黛爾賈特的頭。

「妳最近都在練劍吧，下午有空可以來觀摩。」

「好的……我會順便通知其他有興趣的同學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收回手，若有似無地勾了勾唇角。

她面無表情慣了，不擅長將笑意展露在臉上，但艾黛爾賈特總是能發現那珍貴的一瞬間。

「——老師，妳有信心嗎？」

「有你們在，我不會輸的。」

而後，艾黛爾賈特抱著花瓶，含笑目送貝雷絲離去。

回想到這裡，修伯特明白了主公表現不對勁的原因。

不過，只因為老師送花祝賀生日，就開心到失去平常心……？

修伯特默默觀察艾黛爾賈特，她的視線沒有離開過貝雷絲。

他第一反應是不妙，但轉念一想，老師往後也有機會成為主公的莫大助力。

修伯特暗中思忖了一番，決定暫時靜觀其變。

這時，遠方傳來雷鳴，天空下起了小雨。

「呼……」

伊艾里扎抹去頰邊血痕，望著對面同樣掛彩的貝雷絲，吐出一口長氣。

兩人纏鬥多時，勝負未分，但雨勢漸漸增強，腳下開始積水，比試無法繼續。

這一戰，暢快淋漓，唯一的遺憾是只能用劍，再打下去，自己一定會落敗。

因為對手越戰越強，跟怪物一樣。

這場雨下得及時，替他延後了決出勝負的時刻。

「有趣的傢伙……」

伊艾里扎對貝雷絲哼笑一聲，走到場邊，拿起一個布包，往她手上一扔。

「說好的……給妳。」

「但我們是平手。」

「妳收下，或者，我燒掉……」

伊艾里扎成功逼迫對手收下獎品後，開始期待下次的對戰。

「下一次，我會用最擅長的武器……對付妳。」

晚上，黑鷺學級所有學生都收到了貝雷絲老師的贈禮。

「這就是老師答應一決勝負的原因？」

艾黛爾賈特不可思議地看著手上的生命樹果。

「正好一人一顆，別放太久，趁新鮮吃才有效果。」

「……好的，謝謝老師。」

貝雷絲發完最後一顆，摺起手上布巾，準備去還給伊艾里扎。

「等等，老師！」

艾黛爾賈特拉住她左手，又急忙放開。

雖然知道瑪努艾拉老師肯定幫她用『聖癒』治好了傷，但還是很在意傷口狀況。

貝雷絲不知怎麼地看出艾黛爾賈特的想法，抬起左臂給她看。

「再兩天就會好。」

如她所言，左下臂外側的劍傷開始收口了。

艾黛爾賈特為了看得更仔細而低頭湊近，嘴唇無意間碰上了她的手背。

「！」艾黛爾賈特驚得立刻站直。

貝雷絲無言地摸了摸手背，盯著比想像中柔軟的嘴唇看了一會，忽然覺得自己有點怪。

但怪在哪裡也說不出來，她決定先做完手邊的事，便向艾黛爾賈特道別。

「早點休息，艾黛爾賈特，明天見。」

「嗯……明天見，老師。」

貝雷絲走出艾黛爾賈特的房間，邊走邊聽著窗外雨聲，忽然停下腳步，回頭一看。站在門外目送她的艾黛爾賈特愣了一下，對她露出微笑，揮了揮手。

帝都安巴爾。

綿綿細雨落入皇城庭園，穿針引線地織出一片朦朧美景。

貝雷絲收回視線，望向桌前批閱奏摺的艾黛爾賈特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將奏摺整理好放到一旁，抬眸看了過來。

「覺得很美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往後一看，微微一笑。

「嗯，皇城的庭園連雨景都很美。」

說完回過頭，貝雷絲近在眼前，俯身將她往後壓在椅背上。

「我是說妳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親了親她的臉頰，重新站好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等了一會，貝雷絲完全沒有下一步。

「老師，妳又抗旨了。」

她伸手撫著貝雷絲吻過的地方，鬨鬧似地別過頭。

「我明明命令過妳『不准節制』的……」

貝雷絲想起確實有這麼回事，她的命令還是邊咬自己邊說的。

「我，阿德刺斯忒亞皇帝命令妳，不許再違抗我的旨意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說完笑了起來，沒辦法將『暴君』演到最後。

每當看到艾黛爾賈特的笑容時，貝雷絲都會心頭一暖。

「……艾爾。」

貝雷絲抱起艾黛爾賈特，走到政務室另一側，輕輕將她放到軟椅上。

「公卿們的奏摺，都看完了嗎？」

貝雷絲邊問邊挨近她身前，撫摸她的臉頰，啄吻她的耳畔。

「都看……完了。」

「外交書信，審閱過了嗎？」

伸手解開常服的鈕扣，悄悄探入其中。

「審閱……過了……」

「民眾的請願書？」

「……全都、回覆、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在逐漸加促的喘息之間努力回答。

原來是因為公務都處理完了，才會要求貝雷絲不要節制。

「還有什麼事沒做完？」

貝雷絲將手伸進下著，指頭在她的敏感處不斷打轉。

艾黛爾賈特難以忍耐，一口咬住了她的肩膀。

「妳正在……對我、做的事……」

斷斷續續地答完，她將頭埋進貝雷絲頸間，在最顯眼處留下深深的印記。

窗內情意連綿，而窗外雨聲不歇。

來自南海的季風越過帝都，向北地送去豐沛的暖雨。